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回天綺談 第十一回 貴族急公全家慘死 名僧愛才挺身劫獄

卻說威廉勃魯士自這晚脫了虎口，走出來後，一直跑到格林忽治的地方。這地隔倫敦約有五里餘。勃魯士此時人地生疏，實在狼狽萬狀。幸虧這處還有兩三個同志，倉倉皇皇找著他們，就躲避在他家裡。原來勃魯士的為人，輕財重義，俠氣乾霄，當時主張挫強扶弱，替人討不平。所以約翰王及這奸黨，知道他一定不是安靜的人，恐怕養虎遺患，常欲得而甘心。今見他招集這改革黨在他家裡，圖謀不軌，又復膽敢拒捕，與這改革黨私自逃走，正有拿他的口實。趕忙派了許多捕吏，近自都會，遠至山谷，都藏有暗查去打聽他的消息。搜索了好幾天，連影兒都不瞧見，好像黃鶴一去，渺無蹤跡的一般。這捕吏實在著急，想出一個法兒來，說勃魯士的行蹤，他的家眷一定是知道的，把他的家眷拿著，不怕他不供出來了。約翰王滿口稱善，就命捕吏到勃魯士家裡把他的夫人瑪治打及兒子威廉夫妻拿回，囚在營疏爾城內的牢獄。古語有說：「罪不及妻孥」，這野蠻政府如何曉得這種公理，只管用專制手段去壓制人民，壓到這人民不敢做聲罷了。過了數天，先提勃魯士的妻出來審問，要他將勃魯士的行蹤快供出來。他本來是不知道的，如何能夠說出來呢。這不問道理的法官總不信他，只管拷問。差不多要弄死了他，才放下去。後又審問勃魯士的兒子。他的兒子雖然是知得父親的音信，但他是曉得道理的人，若將父親的行蹤供出來，不獨不孝，且改革黨全體也有影響。是以始終不肯供出。法官等那時很像虎狼一樣，立刻命將各種暗無天日的刑具拿出，叫甚麼背凳，叫甚麼企籠，叫甚麼猴子偷桃，拷問威廉好幾回。威廉捱不過，就昏倒在地上了。後來又把他救醒，再去拷問。這個時候威廉身無完膚，連聲也說不出來了。一人犯罪一人當，捕人家屬無理已極，又用這慘酷刑法任意魚肉，你說在野蠻政府底下的人民可憐不可憐呢！

他們三人自入獄後，飢寒交迫，已是精神疲倦。勃魯士的妻是一個柔弱的女子，如何堪得這種痛苦，加以憂苦抑鬱，不上十餘天，就弔死了。威廉的身體本來不是十分強壯，自捱過各種嚴刑之後，身負重創，更覺衰弱，支持不住，也又死去。最慘的是威廉的妻，懷孕已有四五個月。一聞他丈夫的噩耗，發起狂來，笑罵無常，或歌或泣。有時把自己的腦袋撞向鐵檻去，有時用口咬自己的肌膚。發了三四日狂，便墮胎而死。因一個人白白害了四五條人命，今日看起來雖是極可慘傷的事，在當時政府實看作死了四五隻螻蟻一般。且謂他們罪有應得，理該如此。天下事還有甚麼是非呢！

卻說奴威治的地方，有一間很大的教堂。這教堂的住持叫做遮阿輔裡，天性極其純厚，博學多才，留心國事，與尋常光穿著一件袈裟的牧師截然不同。他雖是一個牧師，然志氣遠大，專交結各處的志士，常以救國救民為自己的責任。從前貴族人民兩黨首領，及牧師蘭格頓等，大集徒黨，得軒利第一世給與人民的敕許狀，公示大眾時，就是借他的寺院做會場了。又與前時在倫敦開演說會，觸政府忌諱，被投牢獄的威廉亞卑涅做總角交，也曾同過一個學校唸書有好幾年。所以兩人的性情，十分投契。自從他的好朋友亞卑涅入獄後，時常以代達他的目的自任，東奔西走，席不暇暖。不是提倡公理激發民氣，就是考察形勢佈置策畫。屢次險些落著捕吏的手，幸虧他靈敏機警，得脫虎口。後來經營數年，見所謂英雄豪傑的人物，大半都是曉罵幾句人，曉說幾句平等自由，甚且借運動的口實謀生漁利，假招納人才的名目走向酒地花天廝混的。你看他這般見識的，真是一個少大言多條理的人材，實在稀少。所以他時時想著威廉亞卑涅，足足花了許多金錢，托了許多人情，出了許多法子，總弄不得他出來。又氣又憤，千思萬想，沒有善法。於是想用強硬手段，搶他出來。趕著招集部下有膽量的人，星夜跑到亞卑涅監獄的近旁，要破獄去了。

欲知他可以救得亞卑涅出來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